

文

西域考古記舉要

中國西部考古記

津

[法] 郭魯柏、格魯賽、色伽蘭 撰；馮承鈞 譯

文

庫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西域考古記舉要

中國西部考古記

〔法〕郭魯柏、格魯賽、色伽蘭撰；馮承鈞譯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西域考古記舉要·中國西部考古記/[法]郭魯柏、
格魯賽、色伽蘭撰;馮承鈞譯。—北京:國家圖書館
出版社,2011.3

(文津文庫)

ISBN 978 - 7 - 5013 - 4474 - 1

I. ①西…②中… II. ①郭…②格…③色…④馮…
III. ①西域—考古②考古—西北地區③考古—西南
地區 IV. ①K872.4②K8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251051 號

責任編輯: 賈貴榮 許海燕

書名 西域考古記舉要·中國西部考古記

著者 [法]郭魯柏、格魯賽、色伽蘭撰;馮承鈞譯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發行 010 - 66139745 66151313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華正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印張 7.375

版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數 101千字

書號 ISBN 978 - 7 - 5013 - 4474 - 1

定價 25.00元

出版說明

《西域考古記舉要》為法國學者郭魯柏所著，我國著名西域學者、翻譯家馮承鈞先生所譯。該書不僅簡要記載了上世紀初斯坦因三次考察西域地區的發現，而且也記述了斯坦因以前諸考察團在新疆考察之經過。書後附《中亞佛教藝術》一文，係法國另一學者格魯賽所撰。全文佈局與《西域考古記舉要》相同，先是介紹斯坦因個人考察之成績，次為諸考察團之總情況概覽，可以供讀者互相參考印證。

《中國西部考古記》係法國學者色伽蘭所著。記述了1914年考古隊歷時半年實地考察四川一省古物的情況。作為考古隊員之一的色伽蘭全程參與並詳細記錄了二十世紀初存在於四川地區的古代之石刻、四川之崖墓、四川之古代佛教藝術和古代中國之封墓藝術等等。1955年春，中華書局請北京大學歷史系吳榮曾先生等從色伽蘭另一部著作《中國考古調查團圖錄》（*Sequen: Gilbert de Voisino Lartiqu Mission Archeologique en Chine*）中選擇十幾張圖版並翻譯部分的圖錄說明，如四川廣元、綿陽等地的佛道造像和四川江口的畫像磚墓等，以彌補該書初版時無圖的缺憾。

此次兩書合並出版，《西域考古記舉要》據中華書局1957年版重排，《中國西部考古記》據中華書局1955年版重排，並就圖版的使用征得選圖及撰寫說明者北京大學歷史系吳榮曾先生的授權，在此特表謝意。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1年1月

目 錄

西域考古記舉要

序	(3)
第一章 Swát 同 Dîr 流域	(15)
第二章 Chitrâl 同 Mastûj 流域	(16)
第三章 媯水同和闐	(16)
第四章 和闐	(18)
第五章 多莫科 (Domoko) 附近之廢墟	(21)
第六章 尼雅古蹟	(23)
第七章 安德悅附近之古蹟	(26)
第八章 自車爾成赴卡克里克 (Tcharklik)	(27)
第九章 羅布鄯善樓蘭史錄	(27)
第十章 羅布泊境內	(27)
第十一章 樓蘭	(28)
第十二章 密蘭古蹟	(29)
第十三章 密蘭之佛教古寺院	(30)
第十四章 進向敦煌	(31)
第十五至第二十章 敦煌窩集同漢代障塞	(32)
第二十一章 千佛洞	(34)
第二十二章 牆壁封閉的佛洞	(37)
第二十三章 千佛洞之繪畫圖畫版畫	(38)
第二十四章 千佛洞之織物殘片同寫本	(45)
第二十五章 千佛洞與其壁畫	(47)

第二十六章	瓜州	(48)
第二十七章	甘肅西北邊陲	(48)
第二十八章	進向哈密、吐魯番	(48)
第二十九章	哈喇沙爾與其廢蹟	(49)
第三十章	進向庫車	(50)
第三十一章	和闐東北	(50)
第三十二章	瑪雜塔格 (Mazār-tāgh)	(50)
第三十三章	自和闐赴倫敦	(51)
中亞佛教藝術		(53)

中國西部考古記

序	(69)
加印圖版說明	(71)
第一章 中國古代之石刻	(81)
第二章 崖墓	(89)
第三章 四川古代之佛教藝術	(96)
第四章 渭水諸陵	(105)

西域考古記舉要

[法] 郭魯柏撰
馮承鈞譯

序

數月前看見一本書，標題好像是《中國經營西域史》。我是有西域癖的人，凡是關於西域的撰作，祇要看見，沒有不讀的。未展卷時，心中非常愉快，不意開卷以後，失望隨頁數而俱增。此書出版年代記不得，只記得前有朱希祖先生一九三四年序，足證其為新著，可是內容之舊，不如四十年前的撰作遠甚。近四十年東西學者考察研究西域的成績，同歷史、地理、語言、宗教等方面的發現，好像著者皆不知道；甚至於國內撰作如《西域水道記》《辛卯侍行記》等類的書，亦未寓目。所採資料，類多正史官書檔案，同近人遊歷新疆的記錄。前人之誤莫不因襲。由是我以為東西學者所撰關於西域之圖書，尚有介紹之必要，而其中有系統而關係重要者，莫過於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記》同《亞洲腹裏考古記》兩大巨篇。姑就《西域考古記》說，僅記錄已有三巨冊，譯出可逾百萬言：自量氣力，不足辦此。不得已姑思其次，取郭魯柏之《西域考古記舉要》之文譯之。我所見西賢所撰介紹新刊之文，無過於是編者，讀之不但明瞭斯坦因三次考察之成績，而且可以並知斯坦因以前諸考察團在新疆考察之經過。譯是編已，恐讀者對於考察成績未能得一概念，復取格魯賽之《中亞佛教藝術》一文附於其後：蓋一者為斯坦因個人考察之成績，一者為諸考察團之總帳，可以互相參考。我很希望有人取斯坦因原書譯之，其有裨於國人對於西域之再認識必非淺鮮云。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五日馮子衡識。

西域考古記舉要^①

這部華麗刊物，使我們知道一九〇六至一九〇八年間，斯坦因於印度政府庇護下，在中亞探考旅行所得的成績。除此之外，並將著者於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間在同一地域作第二次旅行時所輯的文證資料加入。^②

斯坦因君所記探考的區域，包括有一箇很大的長方形地帶，東西約長一千五百哩，而其四至：西起帕米爾；北至天山；東抵南山；南達西藏與新疆分界之崑崙雪嶺。這些地方包括有塔里木河全部流域，同廣延羅布淖爾與長城、甘肅間之沙磧平原。所包含的考古地點是：和闐（Khotan）、拉瓦克（Rawak）、喀答里克（Khadalik）、尼雅（Niya）、密蘭（Miran）、樓蘭、敦煌、吐魯番、庫車等處。世人要在一張地圖上將這些地點作一標誌，少不了於思想中在斯坦因君最近題曰《亞洲荒廢的中心》的一篇講演中所講的那箇大沙漠作一次環繞的旅行。

約在百年前，Abel Rémusat 刊布他的和闐城史的時代，歐洲學者認識新疆尚不甚審。晚至前世紀中葉，才開始有此沙海（Taklamakan）的科學考察，而在當時所用的尚是漢文地圖。首先開拓的人所注意的是些測量、地文地理、人文地理、博物學等類問題。而與

① 見《遠東法國學校校刊》第二十五卷四九六至五四一頁。

② 最近斯坦因君曾將歷次中亞探考的事蹟作一節略，題曰《亞洲腹裏考古記》，載入《地理學報》一九二五年五六月刊。

這些尋究直接有關係的考古學似已屏諸科學之外。當時無人想到這些荒寂而少有商隊經行的地方，將有一日，同埃及、美索不達米亞（Mésopotamie）一樣成爲金石學家同藝術學家一種妙不可言的研究場所。

但在一八六五年時，有箇英國人員約翰孫（W. H. Johnson）曾在他的報告裏面，提到和闐縣治額里齊（Ilchi）境內有些埋沒於沙中的廢城。^① 這件消息很少有人注意，過了十年，歐洲人始又聽見有人說亞洲這一部分裏面發現有些歷史古蹟。

約翰孫首先着手的調查，後在一八七三至一八七四年間，始有 Douglas T. Forsyth 賡續。他被英國政府派到葉爾羌地方作印度的政治經濟代表，這箇兼爲外交官的學者，曾在他奉使中得到些庫車附近一箇廢城的明確指示，並知道有些洞窟同崖上雕刻的大像。他本人曾在喀什噶爾附近訪過一處舊城。^②

嗣後關於這些古蹟的報導，不像以前那樣稀少。一八七九年執行醫業於庫車的亞爾伯特·勒爾（Albert Regel）博士，曾遊歷吐魯番窩集（oasis），記錄古城廢址，他以爲同“一箇羅馬城市”廢址相類。^③ 他在此地見着中國陶器殘片同佛像，佛像雖用泥和草造成，可是形貌壯嚴。^④ 又一方面，普日範斯基（Prjevalsky）於一八七六年始，即在羅布淖爾地方發現一羣廢蹟，這就是四十年後的發掘而使斯坦因君得看一種無價的藝術作品如密蘭壁畫^⑤的地方。尚有其他古蹟，皆在戈壁南方，曾經同一探考家在他的第四次中亞行記中記錄（一八八八）：“現在車爾成（Tchertchen）的居民有時到沙漠

① 《皇家地理學會會報》第三十七冊三頁。

② 《皇家地理學會會報》第二十一冊，一八七六至一八七七年刊三八至三九頁。

③ 首先供給此窩集同聯接喀什噶爾的道路之明確指示者，乃是俄國參謀部的一個軍官亞歷山大·郭魯柏（Alexandre Goloubew）上尉，此人是撰此文者的近親。可參看一八六二年刊《俄國地理學會記錄》。

④ 見 Petermanns 《地理報告》第二十六冊一八八〇年刊二〇七頁。

⑤ 《西域考古記》第一冊三一九頁注八。這些廢蹟 Henry Yule 誤考訂是馬可波羅（Marco Polo）的羅不（Lob）古城。顧此地之在蒙古入主中國以前早已荒廢，業經斯坦因證明。

埋藏的廢址中去發掘，得着些古錢、長方形銀錠、珍珠，縫在業已腐爛的衣服上的金飾，以及玻璃碎片。有時見着墳墓棺木。其中的屍體未經用何種保存不朽的方法，然因土地同空氣特別乾燥，尚保存完好。男子身體高大而有長髮；女子辮髮。中有一墓有男屍十二具，皆是坐着埋葬的。一棺內有一幼女屍體。眼上用小圓形金片掩蓋，頭用金葉包裹。衣服毛織，完全黴爛，用小金豆緣飾；跣足不履……。”有時在人屍附近見着馬羊骨骸。^①

這些報導雖然重要，然對於所言古蹟的年代尚無定讞。普日範斯基從塔里木河攜迴的搜集品，既無古籍或刻石，亦無造像或繪畫。^②總之，在此尋究範圍之內，任何尋究尚未開始。新疆的考古學尚是一種須待節節創造的科學。

在此領域中作有條理的研究，實開始於一八九〇年著名的 Bower 氏寫本之發現。此寫本由一英國軍官從庫車攜回，是樺皮書，用梵文雅語，而寫以婆羅密 (brāhmī) 字，曾經 A. F. Rudolf Hoernle 博士在一八九三同一八九七年翻譯刊佈。其他文書比較殘缺，然年代亦甚遠古，曾經俄國駐喀什噶爾領事伯多羅斯基 (Petrovsky) 獲得，寄到聖彼得堡。杜特類 (Dutreuil de Rhins) 考察團於一八九二年在和闐西南購得一本印度寫本，亦是樺皮書，然寫以佉盧 (kharosthī) 字。其內容是印度俗語 (Prakrit) 的《法句經》，寫定時代最晚不過紀元後二世紀。^③

① 普日範斯基《中亞行記》聖彼得堡一八八八年刊本三六六頁。據普日範斯基說，戈壁南方諸窩集的居民相傳車爾成同和闐一帶的廢蹟原來皆同，一部分毀於八世紀的回教徒，一部分毀於十三世紀的達達。關於塔里木河右岸與 Akhtarma 村相對的“金柱城” (Koutek Chahri) 者，可參看同書三六七頁。此村同 G. Bonvalot 君《巴黎交趾行記》一八九二年本六四頁以後所言之 Aktarma，應是一地。

② 約翰孫在沙海攜迴的“古物”僅有茶磚 (原文如此)。從茶在 Urangkach (疑是玉隴喀什) 北方一哩出土的不少，曾在和闐市場售賣。參看高節 (H. Cordier) 《史地雜纂》第二册一四二頁。

③ 業經 E. Senart 君在《亞細亞報》一八九八年九月刊中刊佈。寫本不全，有若干葉已分別售於伯多羅斯基，寄到聖彼得堡。一八九七年時 S. d' Oldenbourg 君曾在巴黎東方語言學者公會中聲明將以此文公佈。不知其後是否實行。

格勒納（F. Grenard）君^①帶回法國寄藏基邁博物院（Musée Guimet）的古物，亦是從和闐搜集而來。^② 這些古物多屬窯製小像同破瓶碎片，與一八八五年 Wesselovsky 教授在撒麻耳干（Ssmarkand）發現的古物頗相類。皆是從和闐縣治額里齊西方岳特竿（Yotkän）小村搜集而來，此地定是一個古代都城所在。^③ 此地沙磧雖然露出不少小件古物，如玉、刻石、古錢、銅器、陶器以及不少的金葉，可是尚未有人發現建築物的重要遺蹟。如此看來，在岳特竿同附近各地的探求，僅僅對於約翰孫全城埋沒沙中一說，作一半的證明。這些城市尚待發現。首先發現其中最要城市之一而實行發掘者，要數瑞典探考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斯文赫定在一八九六年一月十四日帶着四個人、三匹駱駝離開和闐；向玉隴喀什左岸的 Islamabad 村進行，一月十九日行抵其地。同月二十四日，於攝氏零下二十四度酷寒中通行一種絕對荒寂的地方以後，到達神秘不可測的“沙海廢城”，在他未抵此地以前，只有若干土人來此“求寶”。此城位置可以遠矚，因為全城有些枯楊在作標誌。房屋用木料同籬笆構成，上覆粘土，頗受風沙侵蝕，然屋架尚立而未倒。其數可有數百。並有寺院一所的遺蹟，應是佛寺，其白壁上尚存有壁畫的遺蹟。此探考家研究的時間無多，不能作長久的探考。他僅僅作些描寫，在土堆中撿拾少數物品；其中有種種姿勢的泥製精細佛像幾尊。^④

斯文赫定的發現甫傳到歐洲，學界的注意又被新疆別一角落所吸引，其地却在廣漠之北。一八九八年 Klementz 君奉聖彼得堡科學

① 杜特類考察團的團員。

② 參看《基邁博物院考古學報》一九二一年刊第二分冊二一至二三頁赫士金（J. Hackin）撰文。

③ 杜特類《亞洲高原科學考察團》（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五年），第三編，一八九八年刊一二七頁以後。岳特竿同和闐今城的距離有九公里。斯文赫定名此同一廢蹟曰 Borasan，可參看《亞洲經行記》第四十一章（附有圖畫數面）。

④ 參看斯文赫定《亞洲經行記》倫敦一八九八年刊本第二冊七八八頁以後，同第四十三章所附的圖畫。此地斯坦因《古和闐》一書中名稱丹丹威里克（Dandān-Viliq）。

研究院之命，往吐魯番窩集去調查，兩年前 V. J. Roborovsky 上尉即在其地携迴若干古寫本。^① 這個考察團的工作使世人知道尚有不少地方未經人探考過，其中有哈喇和卓同回鶻的古都亦都護城 (Idikut-sahri)。由是可以預定將來探考的計畫，而使中亞一種最富於佛教壁畫同雕刻的地帶獲顯於世。^②

這篇簡單說明止於二十世紀關頭，或者是使讀者確定斯坦因博士事業所位置的科學範圍。

他是佐治·步勒 (George Bühler) 的高足，一八八八年左右抵印度，在教育部服務，不用久待，即從事於一種長期工作，耗費光陰約有十年：就是將克什米兒 (Kashmir) 《諸王史》完全翻譯。^③ 要使這種工作得到良好成績，僅僅知道梵語是不够的；必須於鴻博語學知識以外，參加其他種種知識，如測量術同人種學知識之類，而這些知識祇能在就地獲得。斯坦因在他從事的尋究之中，不久便涉及考古學了。這個幼年學者首先尋訪的古蹟，就在克什米兒高谷一帶；然而不久他的注意並及旁遮普 (Penjāb)·同班涅 (Buner) 兩地的古蹟，趁着隨軍的機會前去訪求。^④ 世人可以說斯坦因博士在第一鋤下已使他成爲一個考古學者，可是使用他的不畏勞苦的發掘能力，而作始終得到印度政府幫助的大規模事業，則在後來遠赴印度政治境界以外。

驅使斯坦因關心喜馬拉雅山外區域的理由何在？他在他的一部撰作中告訴我們。^⑤ 自從一八九一年以來，梵語學者曾注意到有些來自中亞的印度語古寫本，從喀什噶爾、和闐流通到加爾各塔

① 此上尉在一八九五年到吐魯番。他是普日範斯基的一個舊同伴，在是年十月七日蒞亦都護城，見其古蹟之多，與年代之古，所受印感甚深。可參看《俄國地理學會所組織之中亞考察團的作業》(一八九三至一八九五年)，聖彼得堡一九〇〇年刊本 (俄文)，第一冊四九九頁以後。

② 高節，前引書一四九頁。

③ 斯坦因譯 Kalhana's Rajātaraṅgini，一九〇〇年 Westminster 刊本二冊。

④ 參看斯坦因《隨軍考古報告》，Lahore 一八九八年刊本。

⑤ 參看《古和闐》卷首緒說。

(Calcutta) 而經 Hoernle 博士求通其讀。寄到的寫本日見其多，加以這些寫本對於語言研究特別重要，有一羣學者因而決定委託斯坦因赴其地考察發現的情形。同時有些木刻版文來歷很不明瞭，好像出於偽造，並託他調查真偽。一九〇〇年五月三十一日，斯坦因從 Srinagar 首途，取道 Kaşanganga 山谷，進向帕米爾。此第一次考察的成績，業在數種撰作中說明，其中最要的著作就是《古和闐》。^① 根據此書標題，可見斯坦因尋究的古蹟，要在大漠的西邊同南邊，大致在和闐古國的境內，此國就是中國載籍中的于闐。全書凡五九〇頁，附圖一一九面，足證此探考家在此比較短期的一年中努力之大。他所考出同發掘的地方有：岳特竿、丹丹威里克、拉瓦克、尼雅、喀喇墩 (Karadong)、安德悅 (Endere) 等地。這些古蹟的研究，對於于闐同其和中國、印度及西方諸國的關係，供給不少世人尚未想到的論證。由後此之說明，並可見他對於藝術史特別重要。

根據中國載籍，佛教早已輸入這一部分亞洲高原，這是世人業已知道的，可是迄於是時，世人尚不知印度文化影響此地之深遠，究竟到何種程度。丹丹威里克同安德悅出土的婆羅密字寫本業已證明迄於八世紀末年，梵語研究尚在和闐風行。又一方面，祇須引證尼雅出土的古物，若著名的佉盧字木牘之類，即足表現印度輸入的風習，於紀元初數世紀間，在此地社會生活同行政生活中所執任務之重。^② 這樣一來，印度學的領域擴張及於印度本土之外，其境界東方展至羅布淖爾荒原。

藝術作品的審察，所得結論與比附亦甚豐富。《古和闐》有云：“在各處所得三世紀至八世紀間的泥塑、壁畫、畫版、小木作物，業已證明印度西北之希臘同佛教參合的藝術，曾在和闐得着一個新的中心。”^③ 斯坦因第一次考察所得的資料，業已表現此中亞小國在藝術史中所佔地位重要，蓋其為伊蘭、佛教的印度同魏、唐諸朝的中國藝術交換的通途。世人已在奈良法隆寺有名的壁畫中承認受有和

① 《古和闐，新疆考古詳錄》，牛津一九〇七年刊本二冊。

② 參看《古和闐》卷首八頁。

③ 《古和闐》卷首八頁。

闐繪畫之直接影響。^①

《古和闐》之印刷在一九〇七年始告完竣。此書出版時，斯坦因業已重逾興都庫什山，重游和闐、尼雅、安德悅，通過渾塔格（Koum tagh）沙磧，進向敦煌。《西域考古記》所記錄的，就是此第二次探考旅行之事。

在一九〇一年斯坦因從和闐回來的那一年，同一九〇六年他重赴中亞的那一年的中間，新疆考古學的認識大有發展。一九〇一年三月，斯文赫定週歷羅布泊北，發現一種廢墟遍佈而未經人識的區域，他曾考訂是漢代史書著錄的中國屬國樓蘭或鄯善。^② 次年，柏林的人種學博物院派遣一個考察團到吐魯番，由格領維兌（A. Grünwedel）教授同休士（Huth）博士主持其事，主要目的在探考亦都護城的古蹟。一九〇四年時，德國又派遣第二批考察團，以勒柯克（A. von Le Coq）博士為團長。這個學者在吐峪溝（Toyoq）不刺益克（Bulayik）等處發現的古物，業經世人認識其中頗有珍貴資料，如紀元初十個世紀中用中亞流行的語言寫定的古寫本是已。第二次考察團歸後，柏林的東方語學專家，始能為繼續的研究，而對於一八九三年來世人曾疑其存在的一種“業已忘記的語言”，名吐火羅語者，尤有成績。^③ 可是大眾的注意，要為從吐魯番運回的壁畫所吸引。這些壁畫顏色尚甚新鮮，蓋從木頭溝（Murtuq）、別哲克

① 參看 H. F. E. Visser 《印度藝術的影響》印度協會刊行的講演詞，一〇八頁以後。尤應參考濱田教授諸論文，《東方藝術上之希臘印度影響》，見《考古》第十六卷，一八九頁、二二二頁、二七三頁、三二〇頁、三五〇頁。日本古藝術上之西方影響的問題，並經伊藤、高山二博士論及。日本旅行家在斯坦因後遊歷和闐者，有京都僧人二人，一名渡邊，一名堀，可參看《考古》第十六卷二三七頁。至若涉及印度、西域、遠東間藝術關係之全面問題者，可參看 A. foucher 《乾陀羅（Gandhāra）之希臘同佛教參合的藝術》，第二冊第二編六四四頁以後。

② 斯文赫定在《亞洲沙蹟中》，巴黎一九〇三年本，第二十一同第二十二章，三四至三十九圖。

③ 參看 A. Meillet 《中亞發現之印度歐羅巴系之新語言》（《月刊雜誌》第十四冊，一九一二年八月十日刊第八十號抽印本）五頁，同 L. Arousseau 君的介紹文（《遠東法國學校校刊》第十二冊第九分一四八至一五一頁）。